

20130317 黃國昌：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？ Q&A p4

提問者2：拍謝，不好意思，欸...我想先跟你講一個，跟你糾正一下，在醫學觀點來講，20歲到40歲叫作年輕人(全場笑)，40歲到60歲叫作middle age中年人，你說老人也要60歲以上才算老人，所以你是年輕人，小兒科醫時生是看到20歲，你問那個小兒科醫生，囡仔係到20歲，這是醫學觀點。

我有兩個問題要問你，第一個問題是說，你是算年輕人，那你們年輕人怎麼會想到說臺灣人、中國人這個問題？啊在什麼時候你會有意識到說，我要想說我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？由我個人的經驗來講，我如果沒有來美國，我在臺灣的話，我可能也在搞不清楚我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，今天我來到美國以後，遇到真正的中國人那時候，心裡還以為說他是共匪你知道嗎(全場笑)，就有一點會怕，說欸，我今天看到共匪了，所以我就是因為從那個時候才覺得說我是臺灣人，我根本跟中國不一樣，啊你們在臺灣，是什麼事件讓你感覺到說你要想這個事情，你為什麼會想到這個事情？這個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呢，臺灣人跟中國人為什麼在那糾葛不清，在那分不清楚，都是老師啦，老師這樣教嘛，就小學生，我們要常常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，老師就這樣教，所以你初中高中大學，都是我是中國人，啊臺灣人是不會說臺灣人是不是，就開始又亂了，欸，我還是個中國人還是臺灣人，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到學校去演講，到老師那邊教老師，你教學生，學生就聽老師的，你這一套有沒有辦法跟老師講？我是這樣想，你有沒有辦法突破這個點，為什麼我們臺灣人中國人為什麼要跟他們糾葛不清，什麼什麼...What's point you can 哩蝦嘎突破，是不是老師？我看你的觀點，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觀點，想說老師，我不知道你的觀點是什麼？

再附帶一個問題，陳水扁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，馬英九也是台大法律系畢業，啊我們臺灣的司法那麼不公平，啊你台大法律的畢業的，你老師是怎麼教的？(全場笑)

(此提問者發言國台語摻雜，建議參照原影片觀看)

謝謝，對不起，我可能沒有辦法有什麼權威性的答案，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的生命的經驗，從這個角度出發，我可能只能代表我自己講我自己的想法跟我的觀察，對我個人而言事實上關鍵如你所說的，是在教育，絕對在教育，特別是在從小孩子開始的教育，那那個教育可能有很多層面，某個程度上面是家庭的教育，

有某個程度上是學校的教育，那如果是家庭的教育裡面，自己臺灣人本土意識比較強的家庭當中，受到學校的教育相對來講的干擾會比較低，因為從小父母就有給他滿...滿直接的身份上identity的問題。

那對於我來講是，我的父母是很傳統的臺灣人，他們沒有受過什麼教受，那他們給我就是他們的愛，讓我去上學，我爸爸是先種田後來去做礦工的，他們腦袋裡沒有想說，啊我是臺灣人還是中國人。但是學校裡面會受到的當然都是學校的教育，那在小學的時候，我算是比較叛逆的學生，在小學的時候我是也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，反而是學校那個時候氛圍是，為了要反共復國，所以每個學期辦那個愛國捐獻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就會很擔心，供挖丟謀蝦米錢(台語)，捐個...跟家裡拿個十塊二十塊來捐，看其他小朋友捐一兩百塊，在老師的催化下面會覺得說，欸，那我是不是比較不愛國，跟其他的家庭比起來，我是不是比較不愛國，那個影響是非常大的。

但是當你開始這個人可以獨立思考了以後，你會開始慢慢發現說，欸，到國中、到高中，你會開始自己去反思這些問題的時候，特別是在準備考試的過程當中，要去記說這條鐵路的起點是哪裡，終點是哪裡，然後要接哪一條鐵路，那中國各省的省會是什麼，它的名產是什麼，在歷史上的流變是什麼，其實你只要不要被學校的制式的僵化教育綁得太緊，因為我們那個時候都還沒有開始大學以下教育改革，所以那個教育是很僵化的、很制式的，但是你會自己去想說，那你去記這些東西要幹嘛？那到高中了以後，你會很清楚的意識到說，就是非常功利主義的觀點，就是我去記這些東西的目標是，因為我希望以後去念台大法律系，雖然台大法律系現在聽起來是一個讓人很失望的地方(全場笑)，那目標很清楚，所以我去記，那記完了，考完大學聯考，第一天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教科書都燒了，因為我根本不相信它，我去取得、我去記那些知識的目的只有...就很單純啦，就是一個目的，就是考大學聯考，考高的分數，除了這個以外，其他一點意義都沒有。

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，你會發現說，並不是一百個人當中，那一百個人都會有這樣自我思辯的能力，學校教育還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所以我覺得，民進黨他們在執政的時候，有致力一個努力的方向是希望在中小學教材的本土化，那這樣子的努力是很值得肯定，當然當你在焦點上面做這樣子的shift的時候，事實上是會引起很多既有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彈，那在那個過程當中怎麼樣去糾結、去做妥協然後取得一定程度的進步，就很重要，所以在臺灣的人為什麼會去想自己

是臺灣人還是中國人，我覺得比我更年輕的，真正的年輕人，他們想的比例已經越來越低了，他們會直覺的就像您剛剛所講的，他們會覺得他們自己是臺灣人，中國人那個符號，可能在教育系統當中還繼續地殘...還繼續地存在，但是跟我們那個年代比，跟我們那個年代比起來，進步就相當多了。

那第二個是司法上面的問題，因為我其實自己在法律上面，我的研究的領域事實上是司法制度，那講得比較...講得比較白話就是教人家怎麼去打官司，那想要講得比較有學術，比較好像有內涵，就是去討論整個司法制度怎麼運作的人。我必須要這樣講是說，跟二三十年前的司法比起來，臺灣過去這二三十年的司法是有長足的進步，但是所謂有長足的進步跟到讓人民信任的司法中間，還有多少的距離，這個是兩碼子事情。

我舉一個例子，上個禮拜，其實國家機器在控制法官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，就是法官他人事上面的任免跟升遷還有調動的權力，就是國家如果要去干預司法獨立，這是一個非常嚴...就是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手段，上禮拜有一群法官他們在司法院決定人事調動的那個審查會議當中，幾個票選出來，透過民主的程序所票選出來的法官代表他們集體退席抗議，那你如果其實有長期的在觀察臺灣的司法，過去這幾年的發展，你會發現說，這是一個以前你絕對不可能去想像的事情，有一群法官勇敢到說，司法院的院長副院長，所謂司法界的前輩、決定他們未來前途的人，都在那個會議裡，當然都是VIP重要的人才有那個資格參加那個會，才有那個資格參加那個會議，他們決定要退席抗議，發表聲明，跟臺灣的人解釋說他們為什麼抗議，理由是什麼，他們為什麼認為司法院這樣子的做法是在侵害審判的獨立。

那從這個例子你可以看得出來是說，在臺灣比較年輕的法官，其實也不用太年輕啦，大概就是差不多像我這個歲數，有在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當中，參與過那個經歷的人，他們整個的想法跟思維跟以前是不一樣的，當想法跟思維更不一樣的時候，相對來講，勇氣跟膽識也會不一樣，他們做了這樣的事情，就是在捍衛那個司法獨立的價值。那說執政的人透過政權上面的優勢，想要去干預司法、控制司法這樣的事情，到目前為止，有很多人民都還相信說，的確會有這樣子事情發生，那個是司法制度它自己本身要去進行檢討的，那個是臺灣的司法制度本身要進行檢討的事情。

那只不過說，我比較會幫大部分臺灣的法官說一句公道話是，大部分臺灣的

法官是兢兢業業、很認真的在從事審判的活動，那當然有人會說，啊你這樣講就是，你想要跟法官當好朋友，然後所以你會講這樣的話，但是其實如果了解我在臺灣做的事情的人，就不會有這樣的質疑，因為我參與一個很重要的社團是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，那民間司改會在臺灣團體裡面是被法官跟檢察官所痛恨的團體，為什麼會痛恨團體，因為他基本上面的目標就是要去監督法官跟檢察官，他們在執從國家，不管是刑事追訴的權限還是審判的權限上面所犯的錯誤，我們希望能夠透明、能夠公開，而且有錯，必須來加以究責。

那可能你剛附加問的那個問題，司法獨立的問題可能太大了，我今天可能也一下講不出來，因為如果真的要講司法獨立這個課題的話，那個素材太多了，我們或許日後有機會再交換意見好了，謝謝。